

斯芬克斯与俄狄浦斯王的“智慧”

刘 淳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讨论斯芬克斯对俄狄浦斯形象的影响，探讨索福克里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形象塑造的独特之处。在这部悲剧中，主人公俄狄浦斯靠解谜战胜了斯芬克斯，以才智著名。本文首先分析了剧中俄狄浦斯才智的本质，指出这种才智与斯芬克斯的联系。随后，本文分析了其他有关俄狄浦斯传说的古希腊文本，讨论斯芬克斯在其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最早关于俄狄浦斯的传说中并没有斯芬克斯；在俄狄浦斯形象的转变过程中，斯芬克斯渐渐进入这个故事，并在索福克里斯的悲剧中，成为刻画俄狄浦斯形象的重要元素。

关键词：俄狄浦斯王的形象 斯芬克斯 才智 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I5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1-0088-08

俄狄浦斯(Oedipus)的故事，在荷马史诗以降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有众多的表述。在这些各自不同的版本中，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os)》无疑是对现当代读者影响最大的一部；人们对俄狄浦斯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索剧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当代关于此剧的评论，较多的关注了俄狄浦斯的头脑。道兹(E. R. Dodds)认为索福克里斯的俄狄浦斯象征着人类的智力，不解开所有的谜团就不罢休；(48)西格尔(Charles Segal)说这部剧中的俄狄浦斯总结了人类仅靠头脑所能达到的一切。(207)在这些话语和论述中，俄狄浦斯逐渐

建立了才智超群的形象，甚至成为人类所能成就的最高智慧的代表。

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索福克里斯塑造的俄狄浦斯，到底拥有怎样的智力？在索福克里斯之前关于俄狄浦斯传说的诸多文本中，主人公是否一直以智慧的形象出现？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将通过文本细读，分析索福克里斯对俄狄浦斯才智的刻画和态度。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将比较现存关于俄狄浦斯传说的文本，考察它们对俄狄浦斯形象的不同刻画；所比较的文本限于索福克里斯所处时代之前和略晚的古希腊文学作品。

—

索剧中的俄狄浦斯常有才智之名,那么,诗人是如何描述、看待这种才智的?

在与特瑞西阿斯(Teiresias)的冲突中,俄狄浦斯自陈击败斯芬克斯、拯救忒拜的功劳,特别强调,自己

γνώμη κυρήσας οὐδ' ἀπ'οίωνων μαθών.

凭头脑取胜,而不靠什么鸟占。(398行)^①

令俄狄浦斯十分自豪的 γνώμη,与希腊文中的动词“认识、认知”(γινώσκω)同源,既可以用来指一个人的判断力和思想,也可以用来表示意愿和观点;在索剧的语境中,不妨理解为“才智”或者“见识”。特瑞西阿斯离去后,歌队在这段和歌中用 σοφός (509行)来形容俄狄浦斯,这个词可以译作“才智”和“智慧”,但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指精通某种手艺,也可以形容人精明能干,有实用的技巧;在该剧语境中,用来形容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的本事,也非常合适。不过,这两个词都偏重具体情况下能力的运用,并不用来概括一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抽象的品质和能力。

在以上的引文中,俄狄浦斯对自己的这种能力颇为自豪,此时的歌队也仍对忒拜之王怀有信心,语多赞美。但是,从全剧来看,诗人对这种能力却并无褒扬,而是通过剧中人物对话,反复质疑着这种能力。这种质疑,主要是通过俄狄浦斯与特瑞西阿斯之间的冲突来展示的。俄狄浦斯因特瑞西阿斯不肯直言而发怒,进而怀疑他作为卜者的能力,将特瑞西阿斯的身体缺陷延伸到能力的缺憾,称他在占卜术上也是个瞎子(389行)。特瑞西阿斯则讥刺俄狄浦斯双目能视却看不到自身之恶(413行)。在这段对话的用词中,视力与有知、无知的双关特别引人注目。在希腊文中,“看见”

和“知道”是同源的两个动词,常用的“知道”(οἶδα)一词,就是“看到”(ὁράω)一词的完成式。特瑞西阿斯在斥责俄狄浦斯不知真相时,就多次使用了这一动词的不同形式及其衍生词(如338行,κατείδες;367行,ὄρον);歌队形容宙斯和阿波罗了然凡人诸事,也用了同源的字(498行,εἰδότες)。而俄狄浦斯疑心自己曾杀死拉伊俄斯(Laius)时,也用了同源动词形容自己无知中做下憾事(745行,οὐκ εἰδέναι)。卜者特瑞西阿斯虽然双目失明,却有着内在的洞察力,生而了然真相(299行);俄狄浦斯虽然贵为城邦之王,双目健全,却缺乏内在的洞悉力,连自己到底是谁都一无所知。诗人反复暗示,俄狄浦斯缺乏真正的洞察力,他的才智就像目力一样,是凡人的、短暂的、有限的;只有当他放弃了用来观看俗世的目力,才得以如特瑞西阿斯一样,获得审视真相的洞察力(1455行,οἶδα)。特瑞西阿斯与俄狄浦斯的形象,生动的展现了“看”与“知”这组词汇的特别意味。

剧中还用到了一个形容头脑的词,其不定式为 φρονεῖν。这个词的意义颇广,可以用来指头脑健全、不疯癫,也可形容一个人明事理、有道德,对某事有相当的理解和洞悉力(569行)。它也出现于俄狄浦斯与特瑞西阿斯的对手戏中。俄狄浦斯形容特瑞西阿斯悉知城中瘟疫的缘故(302行),求他帮忙,特瑞西阿斯哀叹拥有这种洞悉力是不幸的(316行),都用到了这个词。尽管有些英译本将316行的 φρονεῖν 和509行形容俄狄浦斯的 σοφός 都译作“智慧”(wise)(Berkowitz and Brunner:9、13),两词的含义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相对俄狄浦斯的才智,φρονεῖν 更是一种抽象的本领,并不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形的。这个词也用于克瑞

^① 本文中所引用的希腊文本,中译均来自本文作者。

昂(Creon)和俄狄浦斯的冲突中。在528行中,克瑞昂的问话把 φρονεῖν 一词与视力相关联,质问怀疑自己的人眼神和心智是否正常。这句话不仅暗示了俄狄浦斯后来来自残双目的情节,也再次质疑了他引以为傲的头脑。在589行中,克瑞昂用这个词形容一个人有头脑,能做出理智正确的判断。这里的用法已与汉语中的“智慧”相近。

在索剧中,俄狄浦斯作为凡人的才智,与神启的能力是严格区分的;而后一种能力正体现在特瑞西阿斯身上。俄狄浦斯与特瑞西阿斯能力的对比,正是凡俗与神圣、凡俗才智与神灵智识的对比。在谈到俄狄浦斯击败斯芬克斯的功绩时,老祭司充满溢美之词,却区分了对俄狄浦斯的尊敬和对诸神的崇敬(31行)。在老祭司口中,俄狄浦斯是凡人中的佼佼者(33和46行),但他战胜斯芬克斯,亦属神助:

λλ προσθήκη θεοῦ

λέγει νομίζει θ' ἡμῖν ὀρθῶσαι βίον:

通过神助,你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轨——
人们是这样想、这样说的。(38—39行)

对老祭司来说,俄狄浦斯作为凡人的高明才智仍不足以获得胜利;没有神助,他不可能成功。然而,谈到对斯芬克斯的胜利,俄狄浦斯骄傲的否定了鸟占,否定了这次胜利中的任何其他因素;他把胜利仅仅归功于自己的头脑(参见前文所引398行),以城邦唯一的拯救者自居,并没有任何承认神助的意思。特瑞西阿斯并没有否定俄狄浦斯独力战胜怪兽的事实,只是指出,他引以为豪的能力才智,虽然一时为他赢得王国和声誉,最终却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442行)。斯芬克斯从何而来?她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忒拜,从而使俄狄浦斯的命运轨迹与忒拜王室相联?斯芬克斯的出现是否是神的安排?俄狄浦斯战胜斯芬克斯,是否有诸神的助力?诗人并

没有给出正面的解释;然而,剧中人和观众,都将对这些问题扣问不休。如果俄狄浦斯在获知真相后回顾自己当年的作为,一定会对斯芬克斯这命运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深深叹息,从而对命运的安排和诸神的威严产生更深的敬畏;也一定会对自己一度引以为豪的头脑有了更多的理解。

综观全剧,俄狄浦斯展示的更是凡人层面的才智,他为了探究真相,孜孜不倦,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任何一个信息,有如一个干劲十足的警员,严格寻找线索和证据。然而,特瑞西阿斯早已将真相和盘托出(447—62行),精明能干的俄狄浦斯却对神示的真相视而不见。^①人人都说俄狄浦斯生来最擅长解谜(440行),他却没能及时通过逻辑分析和推理解开关于自己人生的谜题。综上所述,索剧对俄狄浦斯才智的刻画,通过精心的遣词和生动的意象,彰显了凡人才智的局限和神意的强大。

二

在索氏的悲剧中,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题,这一行为令他成为忒拜城令人崇敬的王;也使得他得以迎娶忒拜的王后,从而实现了关于他命运的可怕预言。斯芬克斯及其谜语,出现在俄狄浦斯生命的十字路口,不仅是全剧情节上的一大关卡,也大大影响了俄狄浦斯形象的塑造。索福克利斯笔下俄狄浦斯的形象,是和解开谜语、击败怪物斯芬克斯紧密相关的。遭遇怪兽、解开谜题、成为主人公最重要的事迹,在索剧中,忒拜城的民众对此念念不忘(507—10行),俄狄浦斯也颇以此为骄傲(441行)。可以说,没有斯芬克斯及其谜

^① 有学者认为,特瑞西阿斯说这些话的时候俄狄浦斯已经离开舞台,所以并没有听到这番话。

语,就没有俄狄浦斯为大众熟知的形象。但是,在现存的有关俄狄浦斯传说的文本中,一直都有怪物斯芬克斯吗?斯芬克斯出现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后,一直都是出谜题的怪兽吗?是否存在一个更早、不同的斯芬克斯形象?

现有最早关于俄狄浦斯的文本中,并没有斯芬克斯。荷马关于俄狄浦斯的叙述的篇幅不多,只提到了主人公的勇武,没有描绘他的头脑智力,更没有提到长翅膀的怪兽。《伊利亚特》(*Iliad*)卷二十三提到了俄狄浦斯在忒拜的坟墓:

ὅς ποτε Θήβας δ' ἦλθε δεδουπότος Οἰδιπόδαο
ἐς τάφον...

(他)曾来到忒拜,到已逝的俄狄浦斯
墓前,……(23卷679—80行)

从这两行简短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伊利亚特》中提到的俄狄浦斯并未像索福克里斯悲剧中所描述的那样,自刺双目、自我流放,死后葬在雅典郊外的克罗诺斯(*Colonus*,参见索福克里斯悲剧《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而是被葬在忒拜城。679行的动词 *δουπέω*(文中是动词的完成时分词夺格)很值得注意。这个词本指“发出巨响”,在荷马中,多用来形容尸体倒下的沉重声音,并以此区别武器碰撞的金属声。(Liddell and Scott:447)倒地的尸体和碰撞的武器,都令人想到战场。《伊利亚特》中,这一动词多处用于与战场、战斗相关的语境。尚特莱纳(*Chantraine*)的词典中例举了《伊利亚特》卷四504行的用法,认为 *δουπέω* 一词意指一个武装的展示跌落时的撞击声,而在这部史诗卷十三426行,该词是一个程式用语,描述了战斗中一个英雄之死。(Chantraine:295)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把卷二十三679行的动词仅仅理解为“死去”;(*Cunliffe*:99)但如果联系这一动词在《伊利亚特》其他场

合的用法,此处该动词的使用,似表明俄狄浦斯之死的特定场合——战场。这一含义可能是微弱的,却值得我们注意。

《奥德赛》(*Odyssey*)卷十一中则有一段关于俄狄浦斯生平的简短叙述:

μητέρα τ' Οἰδιπόδαο ἴδον,
καλῆν Ἐπικάστην,
ἣ μέγα ἔργον ἔρεξεν ἀιδρεῖσι νόοιο
γῆμαμένη ὦ υἱί: δ δ' ὄν πατέρ' ἔξεναρίας
γῆμεν: ἄφαρ δ' ἀνάπυστα θεοῖ
θέσαν ἀνθρώποισιν.
ἀλλ' ὁ μὲν ἐν Θήβῃ πολυηράτω ἄλγεα πάσχω
Καδμείων ἦνασσε θεῶν ὀλοάς διὰ βουλάς:
ἣ δ' ἔβη εἰς Αἶδαο πυλάρταο κρατεροῖο,
ἀψαμένη βρόχον αἰπὺν ἀφ' ὕψηλοῖο μελάθρου,
ὦ ἀχεῖ σχομένη: τῶ δ' ἄλγεα κάλλιπ' ὀπίσσω
πολλά μάλ', ὅσσα τε μητρὸς
Ἴρινας ἐκτελέουσιν.

我见到俄狄浦斯的母亲,美丽的埃皮卡斯特(*Epikaste*),

她嫁给自己的儿子时,并不知道
自己做下了骇人的事情。俄狄浦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又迎娶了她,但诸神很快将此事公之于众。他忍受着哀痛,继续在深爱的忒拜为王,统治卡德摩斯的子民:这都是诸神的残酷意旨;

而她则饱受痛苦,从高高的房梁上紧悬绳套,

步入强大守门人哈德斯的界域:

却从此给他留下许多苦难,

那都是母亲的复仇女神们所带来的哀苦。(11卷271—80行)

可见,在《奥德赛》的叙述中,也没有俄狄浦斯自残双目的情节,却明确指出,俄狄浦斯在发现自己杀父娶母后,并没有自我流放,而是继续在忒拜为王。第273行的动

词 $\xi\varepsilon\nu\alpha\rho\sigma\omega$ (文中是动词的分词过去式) 也是一个关键词。 $\xi\varepsilon\nu\alpha\rho\sigma\omega$ 可以泛指“杀死”, (Cunliffe: 136) 但在荷马史诗其他语境中, 常用来表示在战斗中杀死敌人后, 剥取敌人身上的武器作为利物。(Liddell and Scott: 590) 在《伊利亚特》卷六 30 行中, 这个动词特别描述了在战场上用长矛杀死敌人的动作。同上文所讨论的动词 $\delta\omicron\upsilon\pi\acute{\epsilon}\omega$ 类似, 这里 $\xi\varepsilon\nu\alpha\rho\sigma\omega$ 的出现和使用, 也暗示了俄狄浦斯搏杀战场的功业。从荷马史诗的描绘中, 我们看到作为勇士的俄狄浦斯, 却并不了解他的头脑和智力; 史诗也并未提及斯芬克斯。那么, 斯芬克斯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俄狄浦斯的故事呢?

从图像资料上看, 古代希腊最早的斯芬克斯形象, 多出现在装饰性图案中。在克里特文明的中期迈诺安 (Middle Minoan) 时代, 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斯芬克斯形象的装饰浮雕 (relief decoration), 这时的斯芬克斯并没有翅膀。(Immerwahr: 35, 37) 有人认为这一形象源自埃及, 是克里特文明受埃及影响的例证之一。迈锡尼时代已有带翅膀、生女人头的斯芬克斯形象, 它出现在壁画上, (Immerwahr: 133, 137—38) 也见于棺木与墓穴 (关于斯芬克斯与死亡的联系, 参见 Vermeule: 69, 171)。

在文本材料中, 赫西俄德 (Hesiod)《神谱》(Theogony) 326 行, 提到凶残的女神厄客德娜 (Echidna) 与自己的儿子厄尔托斯 (Orthos) 结合, 生下了芬克斯 (Phix) 和涅墨亚的狮子 (Nemean lion)。有学者认为, 这个芬克斯就是后来的斯芬克斯, 芬克斯之名则可能来自忒拜城附近的山名, 这个名字, 暗示了怪兽芬克斯与忒拜城的关联。(de Kock: 10) 赫西俄德也说芬克斯毁灭了卡德摩斯 (Cadmus) 的后裔 (326 行), 如果我们相信这里的芬克斯就是斯芬克斯的话, 她在《神谱》中已经与忒拜人联系在一

起。值得注意的是,《神谱》在提到芬克斯的时候, 还一并列举了许多其他怪兽; 而这些怪兽都是神话传统中被英雄搏杀的对象。赫拉克勒斯 (Heracles) 和伊俄拉俄斯 (Iolaus) 杀死了勒尔纳水蛇许德拉 (Hydra of Lerna, 313—17 行); 佩加索斯 (Pegasus) 和柏勒洛丰 (Bellerophon) 杀死了客迈拉 (Chimaera, 319—25 行); 赫拉克勒斯还杀死了涅墨亚的狮子 (327—32 行)。这几段文字描述的, 都是诸位英雄的勇力武功, 并未提及他们的心智脑力。赫西俄德笔下的芬克斯, 亦尚未同谜语有任何关联。

史诗集群中《俄狄浦纪》(Oedipodeia, 约公元前 6 世纪) 的两个残篇之一提到了斯芬克斯, 从现有残篇中, 我们无法确定这个斯芬克斯是否设了谜语。不过, 俄狄浦斯既然是这部史诗的主人公, 诗中就应该有对他勇力武功的描述。史诗的主人公, 必须是善战的勇士, 却不一定需要有超人的智力。在《奥德赛》中, 即使是像奥德修斯这样以智谋闻名的英雄, 也首先是一位勇士。所以, 在《俄狄浦纪》中, 斯芬克斯很可能也是一个被武力击败的怪兽; 即使有解谜情节, 斯芬克斯应该也还没有成为索福克勒斯笔下编织谜语的怪兽。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的《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 上演于公元前 409 年, 其中有较多未见于其他现有文本的细节。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后, 夺取了他的车驾并将其送给自己的养父波吕波斯 (Polybus) (44—45 行)。杀死对手, 夺取利物, 是战场上勇士争斗的惯例做法。欧里庇得斯提供的这一细节, 也颇符合对勇士形象的勾勒。在这部作品中, 欧里庇得斯提到了会用脚爪攫取忒拜人 (808—09 行) 的斯芬克斯, 然而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猛兽。诗人把她描绘成一个带翅膀的少女 (806 行), 还特别提到, 斯芬克斯用她不和谐的歌声, 为害忒

拜人(806-07行)。这歌声所指,应该就是她的谜语。

公元前2世纪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在作品中描述了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谜语,但叙述简单,直陈事件:“听完之后,俄狄浦斯揭开了(谜语)。”(*Bibliotheca* 3.5.8, “Οἰδίπους δὲ ἀκούσας ἔλυσεν”)这里并没有对俄狄浦斯智力的渲染和评论。而在之前的叙述,阿波罗多洛斯则明确谈到了俄狄浦斯的勇力,说他成年之后,力量超人。(*Bibliotheca* 3.5.7, “διαφέρων τῶν ἡλικίων ῥώμῃ”)由此看来,阿波罗多洛斯的故事虽然涉及斯芬克斯和解谜的情节,得到特别强调的却不是俄狄浦斯的智力,而是他的勇力。

根据古代评者的记述,彼奥提亚(Boeotian)女抒情诗人科林娜(Korinna)也提到过俄狄浦斯杀死斯芬克斯:

ἀνελεῖν δὲ αὐτὸν οὐ μόνον τῆν Σφίγγα ἀλλὰ
καὶ τῆν Τευμησίαν ἀλώπεκα,
ὡς Κόριννα. (Page:340)

据科林娜说,俄狄浦斯不仅杀死了斯芬克斯,还杀死了透墨索斯恶狐。

科林娜生平时间,学界尚无定论。有些古代作品认为她是品达(Pindar)同时代的人,但此说并无确凿实证。最早提到科林娜的作品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科林娜生活年代应不晚于此。(Snyder:41—44)这里,斯芬克斯是俄狄浦斯杀死的怪兽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杀死了透墨索斯恶狐(Teumessian fox)。科林娜诗歌多以本地神话传说作为主题,这里提到俄狄浦斯杀死斯芬克斯和恶狐,是英雄杀怪的主题,在很多其他英雄的故事中都存在。这里的斯芬克斯,与上文提到的史诗《俄狄浦纪》中的斯芬克斯一样,很可能都是被英雄击败的怪兽;斯芬克斯给俄狄浦斯带来的挑战,都只是体力上的,而非智识上的。

对俄狄浦斯智力的强调和正面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品达(Pindar)的作品里。品达的生活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上半期,他用 σοφία 一词来形容俄狄浦斯:“看那俄狄浦斯的智巧。”(“γνώθι νῦν τὰν Οἰδιπόδα σοφίαν”,《皮同颂诗》([*Pythian Odes*] 4. 263)评注者伯顿(R. W. B. Burton)认为这句话里提到的 σοφία,正是指令俄狄浦斯闻名的解谜技巧;(168—69)英译者维里蒂(Anthony Verity)也认为这里提到 σοφία 是因为他有解开斯芬克斯之谜的智力。(Pindar,2007:161)但在这里,品达没有明确的指出斯芬克斯及其谜题。

然而,在索福克里斯的《俄狄浦斯王》中,才智和头脑是俄狄浦斯最突出的特点,而斯芬克斯不仅有翅膀(508行),还编织谜语(293和391行)。更重要的是,剧中俄狄浦斯的智力明确地与解谜相关。祭司称俄狄浦斯为“第一人”(33行)、“最强者”(40行)和“最优秀的凡人”(46行)。祭司对俄狄浦斯做出这样高的评价,最主要的缘故,是他在上一次忒拜城危机中的作为,即解除了斯芬克斯对忒拜城的困扰:

ὅς γ' ἐξέλυσας ἄστν Καδμείων Μολῶν
σκληρᾶς ἀοιδοῦ δασμόν ὃν παρείχομεν.
那时你来到卡德摩斯的城,免除了
我们一直献给那残忍歌女的贡赋。(35—
36行)

歌队也明确地表示,因为俄狄浦斯击败了斯芬克斯,所以是有才智(σοφός)的:

φανερὰ γὰρ ἐπ' αὐτῶ,
πτερόεσσ' ἦλθε κόρα
ποτέ, καὶ σοφὸς ὠφθη
βασάνω θ' ἀδύπολις.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当初那长翅膀的少女冲他而去,

而他的才智为人所见

经受了试炼,成为人民的福祉。(507—10行)

如上所述,解开谜题成为刻画俄狄浦斯的关键情节,因为解谜,俄狄浦斯以智慧著称,因头脑闻名。在很多关于英雄杀死怪兽的传说中,英雄杀怪,靠的是一身勇力和刀剑弓矢长矛等利器。而索福克里斯悲剧中特别强调,俄狄浦斯击败斯芬克斯,凭的是头脑,而不是打斗。与其他关于俄狄浦斯故事的文本相比,索福克里斯此剧中弱化了他武力的方面,代之以一个彻底文明的城邦之王的形象:他是城邦的王,却不是山林中搏杀猛兽的英雄;他以自己的脑力为骄傲,却并未鼓吹武力。

三

从以上的文本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早期并非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样子。在最早的文本中,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中并没有斯芬克斯,俄狄浦斯更多以一个厮杀战场的勇士形象出现。当斯芬克斯最初和忒拜王室相联系的时候,似乎也只是需要一个需要武力征服的怪兽;斯芬克斯狮身人面的形象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兽身所代表的勇力似乎与她在索剧中挑战智识的形象格格不入,只有强调武力怪兽的文本才会需要这样的凶猛的兽身(de Kock:10,11)。在后来的作品中,斯芬克斯的女性特征更加明显,数次被描绘为少女,形象更加性感,而她勇猛凶残的方面则被弱化。从现有文本来看,设谜和解谜的情节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文本中。

斯芬克斯在俄狄浦斯故事中作用的演化,与主人公俄狄浦斯的形象刻画有很大关系。俄狄浦斯是一位“英雄”(ἦρως)。希腊文中的ἦρως一词涵义较复杂,在史诗中,此词首先有勇士、武士之意,被这样指称的

人物,首先需要勇猛善战,所以此词的使用场合,多见于战场。在《伊利亚特》中,ἦρως一词多被用来形容战场上的勇士(参见2.708,2.844,3.377,5.327,6.35,8.268,10.154,13.575,21.163)。另一方面,ἦρως也是出身和社会身份的标志。即使是在有着诸多战争场景的《伊利亚特》中,这个词也被用于战场和战事之外,作为对某一贵族成员的直接指称(参见10.416,11.819,11.838,13.788)。在《奥德赛》中,该词经常用来指称在集会中发言的贵族(参见《奥德赛》2.15,2.157,4.617,7.155,11.342),也可用来指代身份更为煊赫的国王(参见《奥德赛》7.303,14.317,15.117)。从荷马史诗中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史诗英雄需有较高的出身(有时甚至有部分神的血统),^①往往在以他为主人公的叙述中经历某种考验,并因此展示其超凡的本领,赢得不朽的声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凡的本领往往是武力上的,史诗英雄首先要做一名勇士,却不一定需要有超凡的智力。刻画这样一位英雄,需要凶猛的怪兽来考验其武力,却不需要智识的检测。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斯芬克斯最初进入俄狄浦斯的传说时,以猛兽的形象出现,是诸多英雄杀怪故事的一种,并没有涉及谜语。

然而,在史诗传统之外,渐渐出现了对俄狄浦斯形象别样的刻画,品达的作品即是一个例子。到了悲剧时代,公民社会对城邦之王的智识而非武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索福克里斯所塑造的俄狄浦斯,是一个倚重智识和推理的形象,对主人公的考验,不再是武力的,而是头脑的。于是,兽身的斯芬克斯,此时不再挑战主人公的武力,而

^① 芬利(Finley)指出,在《奥德赛》中ἦρως一词不止用于指代贵族阶层,有时候也用来指所有自由人(《奥德赛》1.272)。我在此处的讨论中没有谈及这个例外。参见Finley, 1954, p. 20。

是靠谜题来挑战对方的脑力。不同于神话传说和传统史诗中勇士杀怪的故事,俄狄浦斯靠解谜击败了斯芬克斯,这是一个文明的举动,依靠这一举动,文明的社会战胜了半兽的怪物,并将她所代表的“原始”的力量阻挡在外。(Segal:232)在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之后,俄狄浦斯仍不休止的探索生命中的其他谜题,展示了一种基于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考的思维方式;在故事中担当设谜者的斯芬克斯,也逐渐与俄狄浦斯的才智紧密关联。难怪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斯芬克斯的相关情节,使得俄狄浦斯成了众人皆知的智者。

值得注意的是,对俄狄浦斯不同形象的刻画,并非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很难说是解谜的俄狄浦斯逐步代替了武力杀怪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武士形象最早见于荷马史诗和史诗集群,但也出现在悲剧时代之后的作品中,如前文提到的阿波罗多洛斯和科林娜。这一形象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也许减弱了,但并没有在俄狄浦斯解谜形象出现后完全消失。杀怪的俄狄浦斯和解谜的俄狄浦斯,作为两个不同的主题,被不同的作者和作品采用。

综上所述,斯芬克斯形象的发展和俄狄浦斯形象的变化有着相当的联系,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从现存的作品中,我们不能确知斯芬克斯的形象是在什么时候和设谜、解谜相联系的;我们只知道在索福克利斯创作《俄狄浦斯王》的时候,设谜的斯芬克斯似乎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形象,而智破斯芬克斯的谜题,也成了俄狄浦斯“智慧”声名的主要根据。斯芬克斯从需要以武力击败的怪兽,变成了靠智力战胜的怪兽;而设谜和解谜的主题,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索福克利斯对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刻画,可能是诗人的原创,也可能是索福克利斯对一

个不同传统创造性的应用。 □

参考文献:

1. Burton, R. W. B. *Pindar's Pythian Odes: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Oxford: OUP, 1962.
2. Chantraine, Pierre. *Dictionnaire E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Grecque: Histoire des Mots*. Paris: Klincksieck, 1968.
3. Cunliffe, Richard J. *Lexicon of the Homeric Dialect*.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7.
4. De Kock, E. L. "The Sophoclean Oidipus and Its Antecedents." *Acta Classica*. Vol. 4. 1961. 7-28.
5. Dodds, E. R. "On Misunderstanding the Oedipus Rex." *Greece and Rome, Secondary Series*, Vol. 13, No. 1. (April. 1966).
6. Edmunds, Lowell, and Alan Dundes. *Oedipus: A Folklore Casebook*.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4.
7. Finley, M. I. *The World of Odysseu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4.
8. Immerwahr, Sara Anderson. *Aegean Painting in the Bronze Age*.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90.
9. Liddell, Henry George, and Robert Scott. Ed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Clarendon Press, 1940. Ninth Edition.
10. Page, D. L. ed. *Poetae Melici Graec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11. Pindar. *Pindar: the Complete Odes*. Trans. Anthony Verity. Oxford: Oxford UP, 2007.
12. Segal, Charles. *Tragedy and Civi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Sophocle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1.
13. 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 A New Translation, Passages from Ancient Authors,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Some Studies, Criticism*. Trans. and ed. by Luci Berkowitz and Theodore F. Brunner.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orporated, 1970.
14. Snyder, Jane McIntosh. *The Woman and the Lyre: Women Writers in Classical Greece and Rom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89.
15. Vermeule, Emily. *Aspects of Death in Early Greek Art and Poetr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79.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 100871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during a period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n alienation from politics, and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as a writer and his writing direc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This paper is aimed to illustrate how the political factor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in his writing through a study of Calvino's change of hi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n his actual life and the change of the body images in the novels.

LIU Chun The Sphinx and the Image of Oedipus 88

The present essay discusses Sophocles' innovative characterization in *Oedipus Tyrannos* through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of Oedipu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phinx in the story. In Sophocles' play, Oedipus defeats the Sphinx by solving her riddle, and is subsequently famous for his wisdom.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nature of his wisdom,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phinx functions importantly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Oedipus in this tragedy. Next, she examines other Greek texts concerning the Oedipus legend before and a little after Sophocles' times,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Oedipus in these texts and their respe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hinx. Through this study, the essa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phinx did not feature in the original Oedipus legend, but entered the story later in its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Sophoclean tragedy, the Sphinx becomes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hero.

WANG Ning Cosmopolitanism 96

As a cutting edge theoretical topic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smopolitanism has already had a long history, whose origin could date back to Cynic philosophers like Diogene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mmanuel Kan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ad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osmopolitanism.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irth of Marxism had both contributed to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o it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Upon entering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osmopolitanism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cutting edge theoretical topic. We can discuss cosmopolitanism on three level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and literary levels.

ZHAO Xiaobin The Poetic Function 106

The poetic function is a significant concept in Roman Jakobson's study of poetics, which serves the purpose of bridging formalism and structuralism.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on poetics, he gav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undertook practical analyses of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poetic function, and analyz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s of referentiality and projection hence induced. It also makes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terms, such as self-referentiality, multiplicity of functions, dominance and trans-functionalism. Besides stating the special attention poetic function deserves in the aesthetic study of language arts, the paper does not hesitate to point out the self-contradiction between Jakobson's own definitions of the concept, so as to reveal the intention and extension of Jakobsonian paradigm of poetic study.

FENG Xianguang The Focus Of Post-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113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study of Post-Marxist theories are areas not fully developed in China. The focus of Post-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is the study and debates on World Literature. Pascale Casanova has discussed intensively on her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in *Literature as a World*, in which we can capture som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Post-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that is, they start theoretical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rather than temporal dimension as modernism did. Moreover, that they return to Marx's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Post-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effective connection with classical Marxism when they are treating current literary issues and integrating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resources. Pascale Casanova's theory is valuable for the literary writing and criticism in China today.